

16

作品集

金庸

倚天

屠龍記

壹

金庸作品集

16

倚天

屠龍記



廣州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倚天屠龙记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7-80655-335-5

I. 倚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1536 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1-176 号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出版社在中国地区专有使用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倚天屠龙记

广州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编: 510121)

花城出版社

(地址: 广州市水荫路 11 号 邮编: 510075)

湛江蓝星南华印务公司 印刷

(地址: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编: 524002)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字数: 1151 千 印张: 44.375

印数: 64001-69000 册

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9 次印刷

策 划: 欧阳群

责任编辑: 柳宗慧

责任校对: 肖 燕 梁笑玲

封面设计: 张 朋

发行专线: 020-83793214 020-83781097

ISBN 7-80655-335-5/1·49

定价: 76.00 元 (全四册)

《金庸作品集》广州版新序

我的小说出了许多版本。正式授权的版本在香港是明河版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明河版的简体字版，台湾先后是远景版和远流版，中国内地是天津的百花文艺版，三联书店版。（北京的文化艺术社本来曾正式授权，但因转授权第三者的纠纷而引起诉讼）百花版早已结束，三联书店与文艺社的授权也都已于2001年年底终止，不再续约，从2002年开始，授权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。

这次的广州新版，改正了不少错字、漏字。现在我正在进行第三次的重新校订，主要是接受了读者们的指正。有几段长的改写，是吸收了评论者以及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。修订后的版本，也将由广州出版社出版。

所以授权广州社出版，因为广州与香港相距很近，业务上容易联系，广州出版社给予很多合作与优惠，对于书籍质量的保证，盗印的取缔，版权的保护等作了许多令作者十分满意的努力，使我们对合作的前途怀有良好的展望。欢迎读者们继续赐予批评指教，可请由广州出版社转交。

金庸

二〇〇一·十一·十三

目
录

一	天涯思君不可忘	5
二	武当山顶松柏长	45
三	宝刀百炼生玄光	65
四	字作丧乱意彷徨	107
五	皓臂似玉梅花妆	129
六	浮槎北溟海茫茫	171
七	谁送冰舸来仙乡	195
八	穷发十载泛归航	223
九	七侠聚会乐未央	253
十	百岁寿宴摧肝肠	305



只见一个白衣
男子正在弹琴，身

周树上停满了鸟雀，与

琴声应和。过了一会，空中

振翼之声大作，四下里又飞来

无数鸟雀，毛羽缤纷，蔚为奇观。



一 天涯思君不可忘

“春游浩荡，是年年寒食，梨花时节。白锦无纹香烂漫，玉树琼苞堆雪。静夜沉沉，浮光霭霭，冷浸溶溶月。人间天上，烂银霞照通彻。

浑似姑射真人，天姿灵秀，意气殊高洁。万蕊参差谁信道，不与群芳同列。浩气清英，仙才卓犖，下土难分别。瑶台归去，洞天方看清绝。”

作这一首《无俗念》词的，乃南宋末年一位武学名家，有道之士。此人姓丘，名处机，道号长春子，名列全真七子之一，是全真教中出类拔萃的人物。《词品》评论此词道：“长春，世之所谓仙人也，而词之清拔如此。”这首词诵的似是梨花，其实词中真意却是赞誉一位身穿白衣的美貌少女，说她“浑似姑射真人，天姿灵秀，意气殊高洁”，又说她“浩气清英，仙才卓犖”，“不与群芳同列”。词中所颂这美女，乃古墓派传人小龙女。她一生爱穿白衣，当真如风拂玉树，雪裹琼苞，兼之生性清冷，实当得起“冷浸溶溶月”的形容，以“无俗念”三字赠之，可说十分贴切。长春子丘处机和她在终南山上比邻而居，当年一见，便写下这首词来。

这时丘处机逝世已久，小龙女也已嫁与神雕大侠杨过为妻。在河南少室山山道之上，却另有一个少女，正在低低念诵此词。

这少女十八九岁年纪，身穿淡黄衣衫，骑着一头青驴，正沿山道缓缓而上，心中默想：“也只有龙姊姊这样的人物，才配得上他。”

这一个“他”字，指的自然是神雕大侠杨过了。她也不拉缰绳，任由那青驴信步而行，一路上山。过了良久，她又低声吟道：“欢乐趣，离别苦，就中更有痴儿女。君应有语，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只影向谁去？”

她腰悬短剑，脸上颇有风尘之色，显是远游已久；韶华如花，正当喜乐无忧之年，可是容色间却隐隐有懊闷意，似是愁思袭人，眉间心上，无计回避。

这少女姓郭，单名一个襄字，乃大侠郭靖和女侠黄蓉的次女，有个外号叫做“小东邪”。她一驴一剑，只身漫游，原想排遣心中愁闷，岂知酒入愁肠固然愁上加愁，而名山独游，一般的也是愁闷徒增。

河南少室山山势颇陡，山道却是一长列宽大的石级，规模宏伟，工程着实不小，那是唐朝高宗为临幸少林寺而开凿，共长八里。郭襄骑着青驴委折而上，只见对面山上五道瀑布飞珠溅玉，奔泻而下，再俯视群山，已如蚁蛭。顺着山道转过一个弯，遥见黄墙碧瓦，好大一座寺院。

她望着连绵屋宇出了一会神，心想：“少林寺向为天下武学之源，但华山两次论剑，怎地五绝之中并无少林寺高僧？难道寺中和尚自忖没有把握，生怕堕了威名，索性便不去与会？又难道众僧侣修为精湛，名心尽去，武功虽高，却不去和旁人争强赌胜？”

她下了青驴，缓步走向寺前，只见树木森森，荫着一片碑林。石碑大半已经毁破，字迹模糊，不知写着些什么。心想：“便是刻凿在石碑上的字，年深月久之后也须磨灭，如何刻在我心上的，却是时日越久反而越加清晰？”瞥眼只见一块大碑上刻着唐太宗赐少林寺僧的御札，嘉许少林寺僧立功平乱。碑文中说唐太宗为秦王时，带兵讨伐王世充，少林寺和尚投军立功，最著者共一十三人。其中只昙宗一僧受封为大将军，其余十二僧不愿为官，唐太宗各赐紫罗袈裟一袭。她神驰想像：“当隋唐之际，少林寺武功便已名驰天下，数百年来精益求精，这寺中卧虎藏龙，不知有多少好手。”

郭襄自和杨过、小龙女夫妇在华山绝顶分手后，三年来没得到他二人半点音讯。她心中长自记挂，于是禀明父母，说要出来游山玩水，实则是打听杨过的消息，她倒也不一定要和他夫妇会面，只须听到一些杨过如何在江湖上行侠的讯息，也便心满意足了。偏生一别之后，他夫妇从此便不在江湖上露面，不知到了何处隐居，郭襄自北而南，又从东至西，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原，始终没听到有人说起神雕大侠杨过的近讯。

这一日她到了河南，想起少林寺中有一位僧人无色禅师是杨过的好友，自己十六岁生日之时，无色瞧在杨过的面上，曾托人送来一件礼物，虽然从未和他见过面，但不妨去问他一问，说不定他会知道杨过的踪迹，这才上少林寺来。

正出神间，忽听得碑林旁树丛后传出一阵铁链当啷之声，一人诵念佛经：“是时药叉共王立要，即于无量百千万亿大众之中，说胜妙伽他曰：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；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……”郭襄听了这四句偈言，不由得痴了，心中默默念道：“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；若离于爱者，无忧亦无怖。”只听得铁链拖地和念佛之声渐渐远去。

郭襄低声道：“我要问他，如何才能离于爱，如何能无忧无怖？”随手将驴缰在树上一绕，拨开树丛，追了过去。只见树后是一条上山的小径，一个僧人挑了一对大桶，正缓缓往山上走去。郭襄快步跟上，奔到距那僧人七八丈处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只见那僧人挑的是一对大铁桶，比之寻常水桶大了两倍有余，那僧人颈中、手上、脚上，更绕满了粗大的铁链，行走时铁链拖地，不停发出声响。这对大铁桶本身只怕便有二百来斤，桶中装满了水，重量更是惊人。郭襄叫道：“大和尚，请留步，小女子有句话请教。”

那僧人回过头来，两人相对，都是一愕。原来这僧人便是觉远，三年以前，两人在华山绝顶曾有一面之缘。郭襄知道他虽然生性迂腐，但内功深湛，不在当世任何高手之下，便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觉远大师。你如何变成了这等模样？”觉远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

合十行礼，并不答话，转身便走。郭襄叫道：“觉远大师，你不认得我了么？我是郭襄啊。”觉远又是回首一笑，点了点头，这次更不停步。郭襄又道：“是谁用铁链绑住了你？如何这般虐待你？”觉远左掌伸到脑后摇了几摇，示意她不必再问。

郭襄见了这等怪事，如何肯不弄个明白？当下飞步追赶，想抢在他面前拦住，岂知觉远虽然全身带了铁链，又挑着一对大铁桶，但郭襄快步追赶，始终抢不到他身前。郭襄童心大起，展开家传轻功，双足一点，身子飞起，伸手往铁桶边上抓去，眼见这一下必能抓中。不料落手时终究还是差了两寸。郭襄叫道：“大和尚，这般好本事，我非追上你不可。”但见觉远不疾不徐地迈步而行，铁链声当啷当啷有如乐音，越走越高，直至后山。

郭襄直奔得气喘渐急，但仍和他相距丈余，不由得心中佩服：“爹爹妈妈在华山之上，便说这位大和尚武功极高，当时我还不大相信，今日一试，才知爹妈的话果然不错。”

只见觉远转身走到一间小屋之后，将铁桶中的两桶水都倒进了一口井中。郭襄大奇，叫道：“大和尚，你莫非疯了，挑水倒在井中干嘛？”觉远神色平和，只摇了摇头。郭襄忽有所悟，笑道：“啊，你是在练一门高深的武功。”觉远又摇了摇头。

郭襄心中着恼，说道：“我刚才明明听得你在念经，又不是哑了，怎地不答我的话？”觉远合十行礼，脸上似有歉意，一言不发，挑了铁桶便下山去。郭襄探头井口向下望去，只见井水清澈，也无特异之处，怔怔望着觉远的背影，心中满是疑窦。

她适才一阵追赶，微感心浮气躁，于是坐在井栏圈上，观看四下风景，这时置身处已高于少林寺所有屋宇，但见少室山层崖刺天，横若列屏，崖下风烟飘渺，寺中钟声随风送上，令人一洗凡俗之气。郭襄心想：“这和尚的弟子不知在哪里，和尚既不肯说，我去问那个少年便了。”当下信步落山，想去找觉远的弟子张君宝来问。走了一程，忽听得铁链声响，觉远又挑了水上来。郭襄闪身躲在树后，心想：“我暗中瞧瞧他到底在捣什么鬼。”

铁链声渐近，只见觉远仍是挑着那对铁桶，手中却拿着一本书，全神贯注地轻声诵读。郭襄待他走到身边，猛地跃出，叫道：“大和尚，你看什么书？”

觉远失声叫道：“啊哟，吓了我一跳，原来是你。”郭襄笑道：“你装哑巴装不成了吧，怎么说话了？”觉远微有惊色，向左右一望，摇了摇头。郭襄道：“你怕什么？”

觉远还未回答，突然树林中转出两个灰衣僧人，一高一矮。那瘦长僧人喝道：“觉远，不守戒法，擅自开口说话，何况又和庙外生人对答，更何况又和年轻女子说话？这便见戒律堂首座去。”觉远垂头丧气，点了点头，跟在那两个僧人之后。

郭襄大为惊怒，喝道：“天下还有不许人说话的规矩么？我识得这位大师，我自跟他说话，干你们何事？”那瘦长僧人白眼一翻，说道：“千年以来，少林寺向不许女流擅入。姑娘请下山去吧，免得自讨没趣。”郭襄心中更怒，说道：“女流便怎样？难道女子便不是人？你们干吗难为这位觉远大师？既用铁链捆绑他，又不许他说话？”那僧人冷冷地道：“本寺之事，便是皇帝也管不着。何劳姑娘多问？”

郭襄怒道：“这位大师是忠厚老实的好人，你们欺他仁善，便这般折磨于他，哼哼，天鸣禅师呢？无色和尚、无相和尚在哪里？你去叫他们出来，我倒要问问这个道理。”

两个僧人听了都是一惊。天鸣禅师是少林寺方丈，无色禅师是本寺罗汉堂首座，无相禅师是达摩堂首座，三人位望尊崇，寺中僧侣向来只称“老方丈”、“罗汉堂座师”、“达摩堂座师”，从来不敢提及法名，岂知一个年轻女子竟敢上山来大呼小叫，直斥其名。

那两名僧人都是戒律堂首座的弟子，奉了座师之命，监视觉远，这时听郭襄言语莽撞，那瘦长僧人喝道：“女施主再在佛门清净之地滋扰，莫怪小僧无礼。”

郭襄道：“难道我还怕了你这和尚？你快快把觉远大师身上的铁链除去，那便算了，否则我找天鸣老和尚算账去。”

那矮僧听郭襄出言无状，又见她腰悬短剑，沉着嗓子道：“你把兵刃留下，我们也不来跟你一般见识，快下山去吧。”郭襄摘下短剑，双手托起，冷笑道：“好吧，谨遵台命。”

那矮僧自幼在少林寺出家，一向听师伯、师叔、师兄们说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总源，又听说不论名望多大、本领多强的武林高手，从不敢携带兵刃走进少林寺山门。这年轻姑娘虽然未入寺门，但已在少林寺范围之内，只道她真是怕了，乖乖交出短剑，于是伸手便去接剑。他手指刚碰到剑鞘，突然间手臂剧震，如中电掣，但觉一股强力从短剑上传了过来，推得他向后急仰，立足不定，登时摔倒。他身在斜坡之上，一经摔倒，便骨碌碌地向下滚了数丈，好容易硬生生地撑住，这才不再滚动。

那瘦长僧人又惊又怒，喝道：“你吃了狮子心豹子胆，竟到少林寺撒野来啦！”转过身来，踏进一步，右手一拳击出，左掌跟着在右拳上一搭，变成双掌下劈，正是“闯少林”第二十八势“翻身劈击”。

郭襄握住剑柄，连剑带鞘向他肩头砸去。那僧人沉肩回掌，来抓剑鞘。觉远在旁瞧得惶急，大叫：“别动手，别动手！有话好说。”便在此时，那僧人右手已抓住剑鞘，正运劲回夺，猛觉手心一震，双臂隐隐酸麻，只叫得一声：“不好！”郭襄左腿横扫，已将他踢下坡去。他所受的这一招比那矮僧重得多，一路翻滚，头脸上擦出不少鲜血，这才停住。

郭襄心道：“我上少林寺来是打听大哥哥的讯息，平白无端的跟他们动手，当真好没来由。”眼见觉远愁眉苦脸地站在一旁，当即抽出短剑，便往他手脚上的铁链削去。这短剑虽非稀世奇珍，却也是极锋锐的利器，只听得当啷啷几声晌，铁链断了三条。觉远连呼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”郭襄道：“什么使不得？”指着正向寺内奔去的高矮二僧说道：“这两个恶和尚定是奔去报讯，咱们快走。你那个姓张的小徒儿呢？带了他一起走吧！”觉远只是摇手。忽听得身后一人说道：“多谢姑娘关怀，小的在这儿。”

郭襄回过头来，只见身后站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粗眉大眼，

身材魁伟，脸上却犹带稚气，正是三年前曾在华山之巅会过的张君宝。比之当日，他身形已高了许多，但容貌无甚改变。郭襄大喜，说道：“这里的恶和尚欺侮你师父，咱们走吧。”张君宝摇头道：“没有谁欺侮我师父啊。”郭襄指着觉远道：“那两个恶和尚用铁链锁着你师父，连一句话也不许他说，还不是欺侮？”觉远苦笑摇头，指了指山下，示意郭襄及早脱身，免惹事端。

郭襄明知少林寺中武功胜过她的人不计其数，但既见了眼前的不平之事，决不能便此撒手不顾；可是却又担心寺中好手出来截拦，当下一手拉了觉远，一手拉了张君宝，顿足道：“快走快走，有什么事，下山去慢慢说不好么？”两人只是不动。

忽见山坡下寺院边门中冲出七八名僧人，手提齐眉木棍，吆喝道：“哪里来的野姑娘，胆敢来少林寺撒野？”张君宝提起嗓子叫道：“各位师兄不得无礼，这位是……”

郭襄忙道：“别说我名字。”她想今日的祸事看来闯得不小，说不定闹下去会不可收拾，可别牵累到爹爹妈妈，又补上一句：“咱们翻山走吧！千万别提我爹爹妈妈和朋友的姓名。”只听得背后山顶上吆喝声响，又涌出七八名僧人来。

郭襄见前后都出现了僧人，秀眉深蹙，急道：“你们两个婆婆妈妈，没点男子汉气概！到底走不走？”张君宝道：“师父，郭姑娘一片好意……”

便在此时，下面边门中又窜出四名黄衣僧人，飏飏飏的奔上坡来，手中都没兵器，但身法迅捷，衣襟带风，武功颇为了得。郭襄见这般情势，便想单独脱身亦已不能，索性凝气卓立，静观其变。当先一名僧人奔到离她四丈之处，朗声说道：“罗汉堂首座尊师传谕：着来人放下兵刃，在山下一苇亭中陈明详情，听由法谕。”

郭襄冷笑道：“少林寺的大和尚官派十足，官腔打得倒好听。请问各位大和尚做的是大宋皇帝的官儿呢，还是做蒙古皇帝的官？”

这时淮水以北，大宋国土均已沦陷，少林寺所在之地自也早该

归蒙古管，只是蒙古大军连年进攻襄阳不克，忙于调兵遣将，也无余力来理会丛林寺观的事，因此少林寺一如其旧，与前并无不同。那僧人听郭襄讥刺之言甚是厉害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心中也觉对外人下令传谕有些不妥，合十说道：“不知女施主何事光临敝寺，且请放下兵刃，赴山下一苇亭中奉茶说话。”

郭襄听他语转和缓，便想乘此收篷，说道：“你们不让我进寺，我便稀罕了？哼，难道少林寺中有宝，我见一见便沾了光么？”向张君宝使个眼色，低声道：“到底走不走？”

张君宝摇摇头，嘴角向觉远一努，意思说是要服侍师父。郭襄朗声道：“好，那我不管啦，我走了。”拔步便下坡去。

第一名黄衣僧侧身让开。第二名和第三名黄衣僧却同时伸手一拦，齐声道：“且慢，放下了兵刃。”郭襄眉毛一扬，手按剑柄。第一名僧人道：“我们也不敢留着女施主的兵刃。女施主一到山下，我们立即将宝剑送上，这是少林寺千年来的规矩，还请包涵。”

郭襄听他言语有礼，心下踌躇：“倘若不留短剑，势必有场争斗，我孤身一人，如何是阖寺僧众的敌手？但若留下短剑，岂不将外公、爹爹、妈妈、大哥哥、龙姊姊的面子一古脑儿都丢得干净？”

她一时沉吟未决，蓦地里眼前黄影晃动，一人喝道：“到少林寺来既带剑，又伤人，世上焉有是理？”跟着劲风飒然，五只手指往剑鞘上抓下来。这僧人若不贸然出手，郭襄一番迟疑之后，多半便会将短剑留下。她和乃姊郭芙的性子大不相同，虽然豪爽，却不鲁莽，眼前处境既极度不利，便会暂忍一时之气，日后再去和外公、爹妈商量，回头找这场子。但对方突然逞强，岂能眼睁睁地让他将剑夺去？

那僧人的擒拿手法既狠且巧，一抓住剑鞘，心想郭襄定会向里回夺，一个和尚跟一个年轻女子拉拉扯扯，大是不雅，当下运劲向左斜推，跟着抓而向右。郭襄被他这么一推一抓，果然已拿不牢剑鞘，当即握住剑柄，刷的一声，寒光出匣。那僧人右手将剑鞘夺了过去，左手却有两根手指被短剑顺势割断，剧痛之下，抛下剑鞘，往

旁退开。

众僧人见同门受伤，无不惊怒，挥杖舞棍，一齐攻来。郭襄心想：“一不做二不休，反正今日已不能善罢。”当下使出家传的“落英剑法”，便往山下冲去。众僧人排成三列，仰面挡住。

那“落英剑法”乃黄药师从“落英掌法”的路子中演化出来，虽不若“玉箫剑法”的精妙，却也是桃花岛的一绝。但见青光激荡，剑花点点，便似落英缤纷，四散而下，霎时间僧人中又有两人受伤。但背后数名僧人跟着抢到，居高临下地夹攻。按理郭襄早已抵挡不住，只是少林僧众慈悲为本，不愿伤她性命，所出招数都非杀手，只求将她打倒，训诫一番，扣下兵刃，将她逐下山去。可是郭襄剑光错落，却也不易攻近身去。

众僧初时只道一个妙龄女郎，还不轻易打发？待见她剑法精奇，始知她若非名门之女，便是名师之徒，多半得罪不得，出招时更有分寸，一面急报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。

正斗之间，一个身材高瘦的老年僧人缓步走近，双手笼在袖中，微笑观斗。两名僧人走到他身前，低声禀告了几句。郭襄已斗得气喘吁吁，剑法凌乱，大声喝道：“说什么天下武学之源，原来是十多个和尚一拥而上，倚多为胜。”

那老僧便是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，听她这么说，便道：“各人住手！”众僧人立时罢手跃开。无色禅师道：“姑娘贵姓，令尊和令师是谁？光临少林寺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郭襄心道：“我爹娘的姓名不能告诉你。我到少林寺来是为了打听大哥的讯息，那也不能当众述说。眼下已闹成这等模样，日后爹娘和大哥知道了定要怪我，不如悄悄地溜了吧。”说道：“我的姓名不能跟你说，我不过见山上风景优美，这便上来游览玩耍。原来少林寺比皇宫内院还要厉害，动不动便要扣人家兵刃。请问大师，我进了贵寺的山门没有？当日达摩祖师传下武艺，想来也不过教众僧侣强身健体，便于精进修持，想不到少林寺名头越大，武